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七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嚴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朱子語類卷七十五

易十一

上繫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賾字在說文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嘖字今從匠亦是口之義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相對　㽦

天下之至賾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那箇從口這箇從𦣞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淵○淳録云本從口是喧鬧意從𦣞旁亦然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有一箇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各一樣學蒙

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風雷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意學蒙

問擬諸其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

好學
蒙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曰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著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

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個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是說文王周公否曰不知伏羲畫卦之初與連山歸藏有繫辭否為復一卦只是六畫學蒙

問觀會通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將去

否曰此是兩件會是覷衆理之會聚處如這一項君臣之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周徧始得通便是一箇通行底路都無窒礙典禮猶言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升降揖遜是也但這箇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理皆是學蒙

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甲亦屯之義凡此數義

皆是心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行底便是他通處也學蒙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謂如庖丁解牛於族處却批大郤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牛而刃若新發於硎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便如脉

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通貫得所以可行其典禮蓋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當

問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此是説天下之事物如此不是説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學蒙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

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葢動亦是合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學蒙

先生命二三子說書畢召蔡仲默及義剛語小子侍立先生顧義剛曰勞公教之不廢公讀書否曰不廢因借先生所點六經先生曰被人將去都無本了看公於句讀音訓也大段子細那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是音作去聲字是公以意讀作去聲曰只據東萊音訓讀此字有三音或音作入聲池錄云或音亞或如字或烏路

反先生笑曰便是他們好恁地強說仲默曰作去聲也似是先生曰據某看只作入聲亦是（池録云烏路切於義為近。）說雖是如此勞攘事多然也不可以為惡（池録云也不可厭惡）而今音訓有全不可曉底若有兩三音底便著去裏面揀一箇較近底來解（義剛○池録畧而異）

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處典禮是借這般字來說觀他會通處却求箇道理來區處他

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這箇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説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便是動 淵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於易而擬議之否曰然 僴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只就人事説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為凶矣

謨

問擬議以成其變化曰這變化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

舉七爻皆變化也學履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本是說

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

莫大於言行上文言天下之賾而不敢惡也言天下

之動而不敢亂也先儒多以賾字為至妙之意若如

此說則何以謂之不敢惡賾只是一箇雜亂冗閙底

意思言之而不惡者精粗本末無不盡也賾字與頤字相似此有互體之意（此間連說互體失記）鶴鳴好爵皆卦中有此象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説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孔子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便多牽强如十三卦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豫備之意却須待用互體推艮為門闕雷震乎外之意剡木為矢弦木為弧只

為睽乖故有威天下之象亦必待穿鑿附會就卦中推出制器之義殊不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故孔子各以蓋取諸某卦言之亦曰其大意云爾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謨

問言行君子之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槩只說這意都不解著我有好爵二句學蒙

其利斷金斷是斷做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

人却恁地解學蒙

右第八章

卦雖八而數須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學履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兩箇意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

與八九與十是奇耦以類相得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是各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已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已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學履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先生舉程子云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間僩

大衍之數五十蓍之數五十蓍之籌乃其策也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耳淵

大衍之數五十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去金木水火土五數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此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某自謂此說却分曉三天兩地則是已虛了天一之數便只用天三對地二又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亦是五十以十乘五亦是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

衍之而成五十此又是一說 僩

繫辭言蓍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畧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

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謨

著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見成圖筭後失其傳所僅存者只有這幾句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只有這幾句如以象兩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已是添入許多字說他了又曰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

冬將這四箇只管涵泳玩味儘好 賀孫

揲著法不得見古人全文如今底一半是解一半是說如分而為二是說以象兩便是解想得古人無這許多解須別有箇全文說 淵

掛一歲右揲二歲扐三歲一閏也左揲四歲扐五歲再閏也 人傑

揲著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得太

乖自郭子和始奇者揲之餘為奇扐者歸其餘扐於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為奇而以揲之餘為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為策數以為聖人從來只說陰陽不曾說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為卦又曰𥹫為卜策為筮策是餘數僩錄云筴是條數謂之策他只胡亂說策字𥹫錄云只僩突說了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扐而後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一揲扐為扐第二第三揲不掛

為扐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年再閏礪錄云則是六年再閏也如某已前排真箇是五年再閏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扐者勒於二指之中也賀孫○礪錄小異

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礪

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散策於君前有誅龜策弊則埋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為策數也礪

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

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淵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爲圜爲君爲父之類是也 學履

問顯道神德行曰道較微妙無形影因卦詞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爲這不可爲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爲也又曰須知得是天理合如此 學蒙

神德行是説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為若決之於鬼神德行便神淵

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佑助夫神化之功也學履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此是説蓍卦之用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由取決於蓍既知吉凶便可以酬酢事變神又豈能自説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著見便是易來佑助神也僩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他裏面各有這箇淵

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學履

問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

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他言語方見得他胷中底藴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學履

用之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葢取諸離葢字便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如取諸離取諸益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為耒耜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

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又曰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賀孫

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則是文勢如此學履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也問焉以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響則易受人之命如響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去僞

問焉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推之以言却是命筮之詞古人亦大段重這命筮之詞而以言三字義若拗若作以易言之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則不占只是以其言之義又於上下文不順學蒙○謨録云言是命龜受命筮受命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伍謂五數之揲著本無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為九五六三十之類雖不用以揲著而推算

變通未嘗不用錯者有迭相爲用之意綜又有總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絲也謨

參伍是相牽連之意如三要做五須用添二五要做六須著添一做三須著減二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交錯之義綜如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淵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爲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綜如

織綜之綜大抵隂陽竒耦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下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只以經綸天下之事也

人傑

問參伍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五以數之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個三了又以五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相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是如此又問不獨是以數筭大槩只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

馬光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却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也是將這箇去比那箇又曰若是他數猶可湊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如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又多兩箇這箇是五箇將三來比又少兩箇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窺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學履

參伍以變參字音曹參之參猶言參互底意思譬猶幾箇物事在這邊逐三箇數看是幾箇又逐五箇數看是幾箇又曰若三箇兩是六箇便多了一箇三箇三是九箇又少一箇三箇四又是十二箇也未是三箇五方是十五箇大畧如此更須仔細去看學蒙

錯綜其數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莫是揲蓍以左揲右右揲左否曰不特如此乾對坤坎對離自是交錯又問綜者總而挈之莫是合掛扐之

數否曰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他不得便當挨上七生八八生九九又須挨上便是一低一昂蒙

手指畫

六　五指
七　四指
八　三指
九　二指

或問經緯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

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但看他那單用處都有箇道理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是倫理底義統字是上面垂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著便謂之統但看垂字便可見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元本云七下生八為陰八上生九又為陽）便是上下為綜又曰古人做易其巧不可言太陽數九少陰數八少陽數七太陰數六初

亦不知其數如何恁地元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了本身便是九箇少陰居二除了本身便是八箇少陽居三除了本身便是七箇太陰居四除了本身便是六箇這處古來都不曾有人見得義剛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閎祖

感而遂通感著他卦卦便應他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

善來問底惡便與説惡所以先儒説道潔淨精微這般句説得有些意思淵

陳厚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寂然是體感是用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隠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某問胡氏説此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静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無本了終日只得奔

波急廹大錯了可學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摩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這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深是幽深通是開通所以閉塞只為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

皆是如此淵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有件事深在心甚玄奥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故其下對成務淵

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淵

問惟深也惟幾惟神也此是說聖人如此否曰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能通得天下之志又曰

他恁黑窣窣地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有又曰事事都有箇端緒可尋又曰有路脈線索在裏面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或問幾曰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

學蒙

問繫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言以通天下之志此二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之通曉如所謂開物之意曰然這般些小道理更無窮闔極深

研幾深幾二字如何曰研幾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幾微毫釐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榦

右第十章

問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否曰然學蒙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葢易之為書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為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

厚事如子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
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无
吉无咎之戒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説卜筮事若
不曉他盡是説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静不居周
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今人説易所以不將卜筮為
主者只是嫌怕小却這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
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則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
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

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聖人作易無不示戒乾卦纔說元亨便說利貞坤卦纔說元亨便說利牝馬之貞大畜乾陽在下為艮所畜三得上應又畜極必通故曰良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曰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設若恃良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也凡讀易

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慄戒謹之意則於己為有益不然亦空言爾謨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只是說蓍龜若不是蓍龜如何通之定之斷之到著之德圓而神以下却是從源頭說而未是說卜筮葢聖人之心具此易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勞作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即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他人自無可捉摸他處便是寂然不動吉凶與民

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具此道理但未用之蓍龜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言只是譬喻如聖人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説蓍龜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復就蓍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齋戒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蓍龜之理以神明之𥬇

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蓍與卦以德言爻以義言只是具這道理在此而已故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别無他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蓍之德知來知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

前段必結之以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蓍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 謨

六爻之義易以貢令觧貢字只得以告人說但神知字重貢字輕却曉不得 學蒙

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以那易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没些私意小智在裏許聖人便似那易了不假蓍龜而知卜筮所以說神武而

不殺這是他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箇齋戒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 淵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未是說到蓍卦卜筮處後面方說卜筮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無别物一似洗得來淨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殺底物事神武却不殺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這箇却方是說他理未到那用處到下面是以明於天之道方是說卜筮 淵

以此洗心都只是道理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衆理潔靜精微只是不犯手卦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看是甚人來自然撞著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箇蓍之德卦之德神明其德 淵

聖人以此洗心注云洗萬物之心若聖人之意果如此何不直言以此洗萬物之心乎大抵觀聖賢之言只作自己作文看如本說洗萬物之心却止云洗心於心安乎 人傑

退藏於密時固是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他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淵

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有大靜萬化森然者方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卦所載聖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見底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因此道

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當
聖人以此洗心一段聖人胸中都無纖毫私意都不假卜
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湛然純一都無一
毫之累更無些跡所謂退藏於密也及其吉凶與民同
患却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誰人會恁地非古人聰明
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如此神武不殺者聖人於天
下自是所當者摧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脚又曰
他都不犯手這便是神武不殺又曰神以知來如明鏡

然物事來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見在有底事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裏又曰如揲蓍然當其未揲也都不知揲下來底是陰是陽是老是少便是知來底意思及其成卦了則事都絣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下文所以云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設為卜筮以為民之鄉導故只是事聖人於此又以卜筮而齋戒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行之神字便似這神字猶言吉凶陰若有神明之相相似這都不是自家做得却若神之所為

又曰這都只退聽於鬼神又曰聖人於卜筮其齋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只退聽於鬼神 學蒙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譬喻說相似 人傑

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見得天道人事都是這道理著龜之靈都包得盡於是作為卜筮使人因卜筮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論得到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

方看得周匝無關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周匝始得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

神明然此便是神明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神明民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著之德以下三句是未涉於用聖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而不假其物這箇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淵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餘問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

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榦

神明其德言卜筮尊敬也精明也○方

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者亦如此這箇只說理底意

思多知禮成性橫渠說得別他道是聖人成得箇性

衆人性而未成淵

問闔戶之謂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

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發

見而未成形謂之象成形謂之器聖人脩禮立教謂

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學蒙

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賀孫

周子康節說太極和陰陽滚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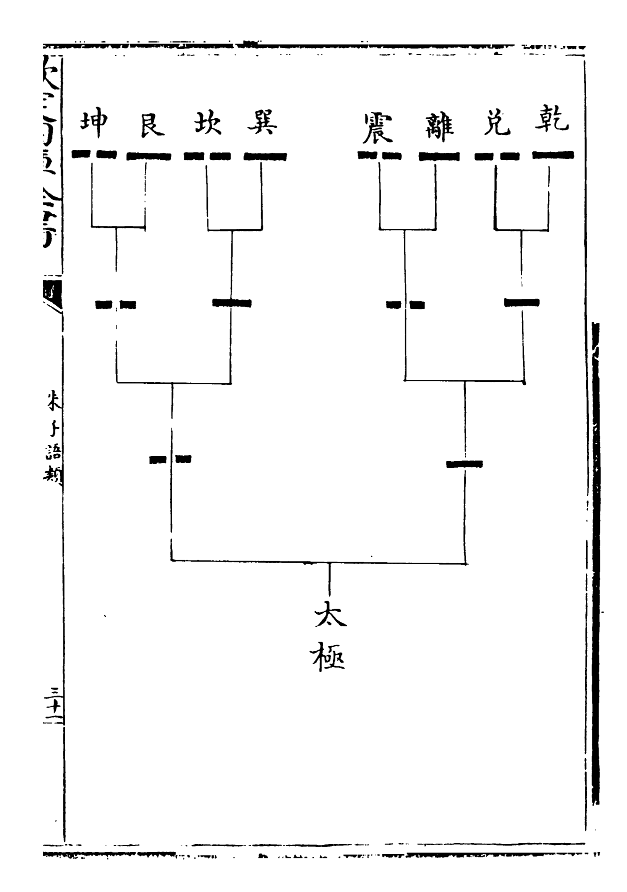
静静便是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静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説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學履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太極却是為畫卦說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

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耦無所不有及畫一奇一耦便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耦畫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耦畫上加一耦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或一耦便是八卦嘗聞一朋友說一為儀二為象三為卦四為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無不可推矣誤○去僞同

明之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易有太極便有箇陰陽出來陰陽便是兩儀儀匹也兩儀生四象便是一箇陰又生出一箇陽二是一象也一箇陽又生一箇陰二是一象也一箇陰又生一箇陰二是一象也一箇陽又生一箇陽二是一象也此謂四象四象生八卦是這四箇象生四陰時便成坎震坤兌四卦生四箇陽時便成巽離艮乾四卦

震


坤
艮
坎
巽
震
離
兌
乾
太
極

每卦變八卦為六十四卦 端蒙

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摠為六十四自六十四摠為八卦自八卦摠為四象自四象摠為兩儀自兩儀摠為太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他説得有功夫處太極之所以為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

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為道則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僩

太極如一木生上分而為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少歇不是止到這裏自合少止正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賀孫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人到疑

而不能自明處往往便放倒不復能向前動有疑阻既有卜筮知是吉是凶便自勉勉住不得其所以勉勉者是卜筮成之也䕃

右第十一章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曰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奇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

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末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文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易不過只是一箇隂陽奇耦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耦不交變奇純是奇耦純是耦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隂陽

奇耦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地上如何曰闔天地
什麽事此是說易不外奇耦兩物而已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
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
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别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為
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謂卦體之
中備隂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説

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竒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而明之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却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去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說至於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粗說入至約處嘿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學履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

亦是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晚不得他那處是偽如下云中心疑者其辭支誣善之人其辭游也不知如何是支是游不知那卦上見得沈思久之曰看來情偽只是箇好不好如剥五陰只是要害一

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眞情學蒙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學蒙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猶催迫天

下之人勉之為善相似謨

間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為教於天下鼓之舞之蓋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之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便無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又曰政教皆有鼓舞但樂占得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如此而不自知因舉橫渠云云巫其舞之盡神者巫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衆其舞巫者託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

氣達于神明

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銖

鼓之舞之以盡神鼓舞有發動之意亦只如成天下之亹亹之義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因易之辭而知吉凶後如此僩

乾坤其易之緼向論衣㡚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正是如此取義易是包著此理乾坤即是易之體骨耳（當○人傑録云緼如緼袍之緼是簡胎骨耳）

問乾坤其易之緼曰緼是袍中之胎骨子乾坤成列便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這卦則有變易無這卦便無這易了又曰易有太極則以易為主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為主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矣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說易之道理〈僩〉　學蒙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　學蒙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

如易行乎其中此固易曉至如易立乎其中豈非乾坤既成列之後道體始有所寓而形見其立也有似如有所立卓爾之立乎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況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亦只是不可及之意後世之論多是說得太髙不必如此說蓋卿

乾坤毀此乾坤只言卦方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

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著求卦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說較平 淵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易體也乾坤健順用也○方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別得最親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以上底虛渾是說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 淵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

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别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離也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賀孫

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這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為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且如此火是器自有道在

裏夔孫

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已有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謨

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遺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令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賀孫

問如何分形器曰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

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堯舜之事業是也理雖小皆形而上者 祖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箇道曰是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曰化是漸漸移將去截斷處便是變且如一日是化三十日截斷做一月便是變又曰最是律管長短可見胡泳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自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内便頓然恁地底事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是到那三十時

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橫渠云這裏說做化而裁之便是這意柔變而趨於剛剛變而趨於柔與這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漸漸消化去這變化之義亦與鬼神屈伸意相似淵○方子録云陽化而為陰只恁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而為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

變化二者不同化是漸化如自子至亥漸漸消化以至於無如自今日至來日則謂之變變是頓斷有可見

處橫渠說化而裁之一段好 僩

橫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一句說得好不知本義中有否曰無但尋常看此一句只如自初九之潛而為九二之見這便是化就他化處截斷便是變曰然化是箇亹亹地去有漸底意思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地涼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斷這已後是秋便是變問如此則裁之乃人事也曰然 榦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又云存乎變是如何曰上文化而

裁之便喚做變下文是說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裁斷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此便是化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學履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之迹及亥後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僩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裁是裁截之義謂

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為三十日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而推行之即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乾乾不息則是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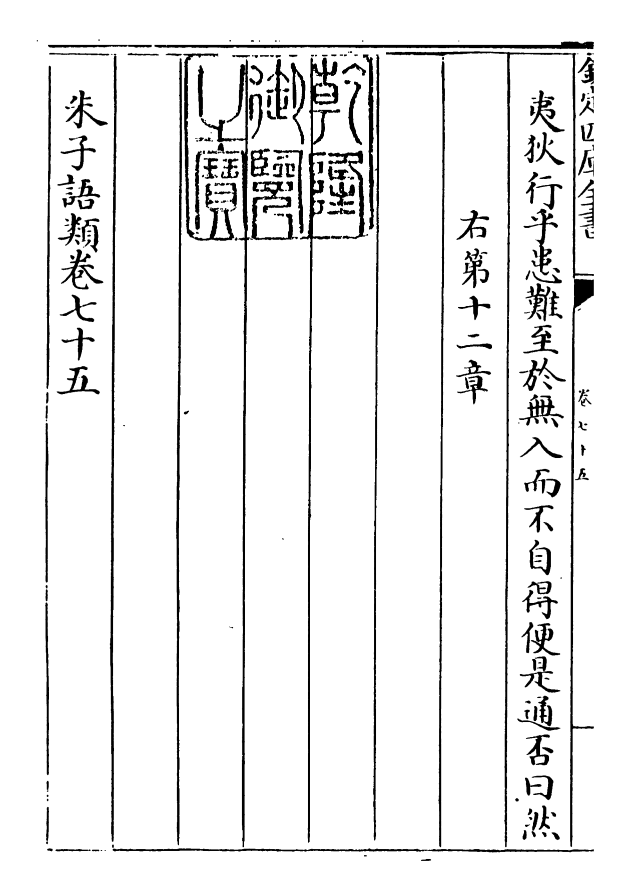
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

是推而行之 學履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無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

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

右第十二章



朱子語類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七十六 七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任嘉春

朱子語類卷七十六

周易十二

下繫

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兊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横圖若乾南坤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 學履

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兊離震之象未說

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又問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兊離震之象否曰是學履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變字是揔卦爻之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五爻變一爻不

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者便是動處也學履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是本變通只是其往來者學履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横渠說得别他說道貞便能勝得他如此則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箇只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

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又說那五箇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尅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陳子昂感遇詩亦略見得這般意思大槩說相勝是說他常底他以本相為常 淵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貞字便是性之骨曰貞是常恁地便是他本相如此猶言附子者貞熱者也龍腦者貞寒者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陰符經云自然之道

靜故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極說得妙靜能生動浸是漸漸恁地消去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學蒙

貞常也陰陽常只是相勝如子以前便是夜勝晝子以後便是晝勝夜觀是示人不窮貞夫一者也天下當只是有一箇道理又曰須是看教字義分明方看得下落說也只說得到偏傍近處貞便是他體處常常如此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礪

貞只是常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剛柔勝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說其他多不可曉似此等處特然好文蔚

問吉凶貞勝一段橫渠說何如曰說貞勝處巧矣却恐不如此只伊川說作常字甚佳易傳解此字多云正固固乃常也但不曾發出貞勝之理蓋吉凶二義無兩立之理迭相為勝非吉勝凶則凶勝吉矣故吉凶常相勝（人傑錄云理自如此）所以訓貞字作常者貞是正固只一正字盡貞字義不得故又著一固字謂此雖是正又須常固守之然後為貞在五常屬智孟子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正是知之固是守之徒知

之而不能守之則不可須是知之又固守之蓋貞屬冬大抵北方必有兩件事皆如此莫非自然言之可笑如朱雀青龍白虎只一物至玄武便龜蛇二物謂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便屬明年夜分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即屬來日耳當人傑○錄畧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意然其說自好便只行得他底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一時有與經

意稍遠然其說底自是一說自有用處不可廢也不特後人古來已如此如元亨利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於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看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為是一說為非

問爻者效此者也曰爻是兩箇交又看來只是交變之義卦分明是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

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

者像此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為奇耦曰像此效此此便是乾坤象只是像其奇耦 學蒙

先生問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曰隂陽老少在分蓍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學履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事相似 學履

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

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事事做得

淵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尚欲擔當此以為當從釋文 淵

問人君臨天下多少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

裏面學履

理財正辭禁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别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淵

右第一章

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閎祖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

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則是隂陽粗說時即是竒耦

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隂陽底道理故說道

讀易不可憑逼拶他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

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他淵

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

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

察得有隂陽令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兎曰

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

見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挿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

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揚子雲太玄云觀龍虎之文與龜鳥之象謂二十八宿也○僩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揔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麗曰悅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當

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恁地淳○可學録云蓋字有義

黄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則變道理

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箇幾卦也自難曉 淵

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賀孫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

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考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姦僞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歴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買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前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

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僩

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粮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僩

右第二章

林安卿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字否曰象是解易字像又是解象字材又是解象字末句意亦然義剛

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髣髴說不可求得太深

程先生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却須將來寄搭在上面說　淵

易者象也是揔説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　學履

右第三章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　淵

右第四章

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

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信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内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内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謨

問天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何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

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學蒙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來暑往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僩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節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是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不信得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

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學蒙

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

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砥

或問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伊川說是感應如何曰屈一屈便感得那信底信又感得那屈底如呼吸出入往來皆是

尺蠖屈便要求信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毫釐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巳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

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事豫吾内言曾到這裏面來淵〇至錄略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是效驗淵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一事一理上〇淵

利用安身令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升卿

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

面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 淵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 淵

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

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淵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學蒙録作捩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學蒙録云凡以事言有著力不得處若只管著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他人却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或曰若在其位則只得做曰自是如此曰又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學履○學蒙録詳

公用射隼孔子是發出言外意學蒙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其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强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不

曉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葢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葢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 僩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

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字

蓋人之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所爭只是些子能於此而察之非知幾者莫能上交著些取奉之心下交便有傲慢之心皆是也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慎獨

便是要就幾微處理會 賀孫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見得方舍惡從善不能無惡

又曰漢書上添字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箇人字似是 賀孫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 學履

問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曰

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不知所以為萬民之望也學履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又曰殆是危殆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為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

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令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

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銖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顔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纎芥必見葢卿

天地絪縕言氣化也男女搆精言形化也端蒙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絪緼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僩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

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是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學蒙

橫渠云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成所以損有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

右第五章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

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
箇陰陽做底如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淵

問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
四象只管生出耶為是取闔闢之義耶曰只是取闔
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
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
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學蒙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道夫

天地之撰撰即是說他做處淵○𥫗録云撰是所為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學蒙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啓其額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何曰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淵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

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 淵

彰往察來往者如陰陽消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 僩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曰是 學蒙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

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學蒙

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麤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蘊潛龍勿用顯也陽在下也只是就兩頭說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僩

將那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這道理微顯闡幽○僩

右第六章

因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九卦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困而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修德益令廣大

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巽伏也入也

學蒙

三陳九卦初無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見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睽蹇皆是憂禍患底事何故却不說以此知只是聖人偶然去

這裏見得有此理便就這裏說出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他在易之序履卦當在第十上面又自不說乾坤淵

鄭仲履問易繫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止取九卦曰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爾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

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既論九卦之後因言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蓋卿

三說九卦是聖人因上面說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

不必深泥如困德之辨若說蹇屯亦可葢偶然如此說大抵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說不得揚子雲太玄一爻吉一爻凶相間排將去七百三十贊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爻吉夜爻凶又以五行參之故吉凶有深淺毫髮不可移此可為典要之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吉他卦以陽居陽或不為吉此卦以陰居陰則凶他卦以陰居陰或不為凶此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方子

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僩

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辨義如人有德而其施見於物自有斟酌裁度礪

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歌而誦之葢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强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和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為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

物事教寛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困卦説澤無水困
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象
曰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
能説也困而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
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居其所
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
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事
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巽

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兊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者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問與不合問也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

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僩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為稱物之義又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説在九卦之後是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其前時以稱揚為説錯了學蒙

問巽稱而隱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無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昨得

潘恭叔書說滕文公問間於齊楚與竭力以事大國兩段注云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效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作經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字 僩

問井以辨義曰只是井居其所而遷大小多寡施之各當 㽦

或問井以辨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

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則不窮也德之地也地是那不動底地頭（一本云是指那不動之處）又曰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波逐流句有截斷衆流句聖人言語亦然如以言其遠則不禦以言其邇則静而正此函蓋乾坤句也如井以辨義等句只是隨道理説將去此隨波逐流句也如復其見天地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截斷衆流句也（僩）

才卿問巽以行權曰權之用便是如此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無處不入所以説巽以行權 僩

問巽以行權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 文蔚

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説巽只是

孝順低心下意底氣象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此外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蓋卿

巽以行權兊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底做却不成行權淵

右第七章

問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學蒙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這爻了吉凶自定便是有典

常淵

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淵

問據文勢則内外使知懼合作使内外知懼始得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時也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又曰上文說不可為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常猶言常理學蒙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懼淵

右第八章

其初難知至非其中爻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不利遠者也曉不得學蒙

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樣處曉不得其常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閒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

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學履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强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曰也是恁地說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本是

貴重所謂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

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

為貴也銖

右第九章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曰

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

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

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

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為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

相間錯則為文若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

學履

右第十章

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是約要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恁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右第十一章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恁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

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僴○學履錄少異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至知阻曰不消先說健順

好底物事自是知險阻恰如良馬他才遇險阻處便自不去了如人臨懸崖之上若說不怕險要跳下來必跌殺良久又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

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如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

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麽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麽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 僩

乾天下之至健更著思量看來聖人無冒險之事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一箇路去如舜之知子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又曰這只是說剛健之理如此莫硬去天地上說 闕

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箇至健

底物自是見那物事皆低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那物事都大敬子云如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以知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相似李云如人欲渡若風濤洶湧未有要緊不渡也不妨萬一有君父之急也只得渡曰固是如此只是未說到這裏在這箇又是說處那險阻聖人固自有道以處之這裏

方說知險阻知得了方去處他問如此則乾之所見無非險坤之所見無非阻矣曰不然乾是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低如人下山坂自上而下但見其險而其行也易坤是至順底物則自下而上但見其阻險阻只是一箇物事一是自上而視下一是自下而視上若見些小險便止了不敢下去安足為健若不顧萬仞之險只憑從上面擂將下去此又非所以為乾若見些小阻便止了不敢上去固不是坤若不顧萬仞

之阻必欲上去又非所以為坤所說險阻與本義異○僩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易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也是這箇自西而東也是這箇左而右右而左皆然淵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

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徼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冒昧前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　僩

問乾常易以知險坤常簡以知阻曰乾健則看什麽物都剌（音辣）將過去坤則有阻處便不能進故只是順如上壁相似上不得自是住了　後復云前說差了乾雖至健知得險了却不下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更不上去以人事言之若健了一向進去做甚收殺或錄云乾到險處便止不行所以為常易○學蒙

又說知險知阻曰舊因登山而知之自上而下則所見為險自下而上則所向為阻蓋乾則自上而下坤則自下而上健則遇險亦易順則遇阻亦簡然易則可以濟險而簡亦有可涉阻之理畨因登山而得乾坤險阻之說尋常將險阻作一箇意思其實自高而下愈覺其險乾以險言者如此自下而升自是阻礙在前坤以阻言者如此謨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

指乾而言　敬仲

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樣事夫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大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這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亹亹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

事之重濁者屬陰成亹亹是做將去淵

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陰成亹亹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謨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便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這事業學蒙

問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曰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

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是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地說學履

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他方有箇禎祥這便占得他如中庸言必有禎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祥凶事亦有淵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

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著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如謀及乃心庶人卜筮相似淵

百姓與能與字去聲他無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是與能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卿士庶人相似

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　學蒙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一段竊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摠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說曰然又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是如何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

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隣近則有害矣又問此如令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為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為害否曰恐是這樣意思學履

中心疑者其辭枝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岐去德輔云思曰睿學而不思則罔蓋亦弗思而已矣豈有不可思維之理曰固是若不可思維則聖人著書立言於後世何用德輔

右第十二章

朱子語類卷七十六